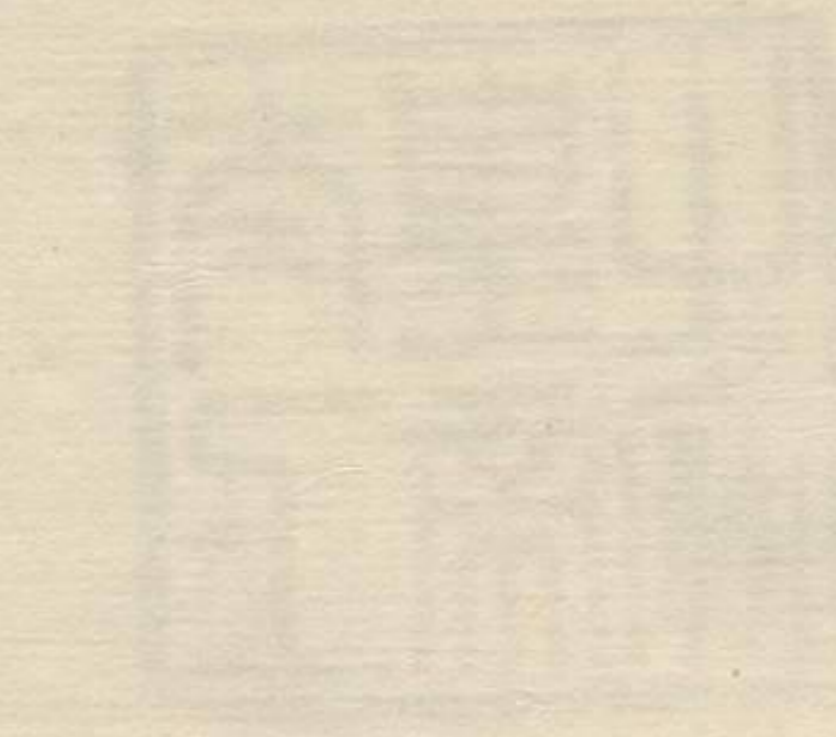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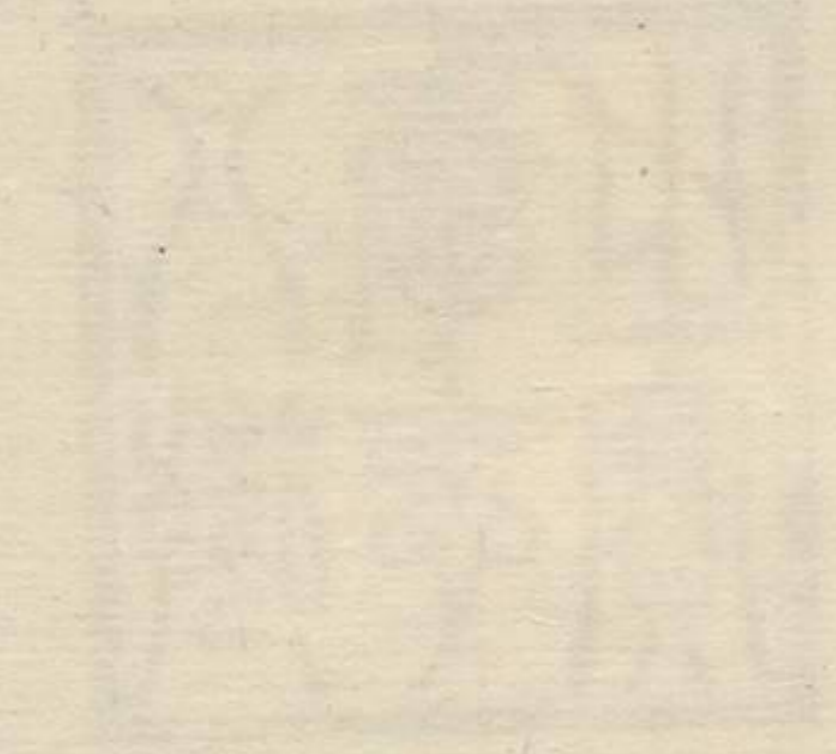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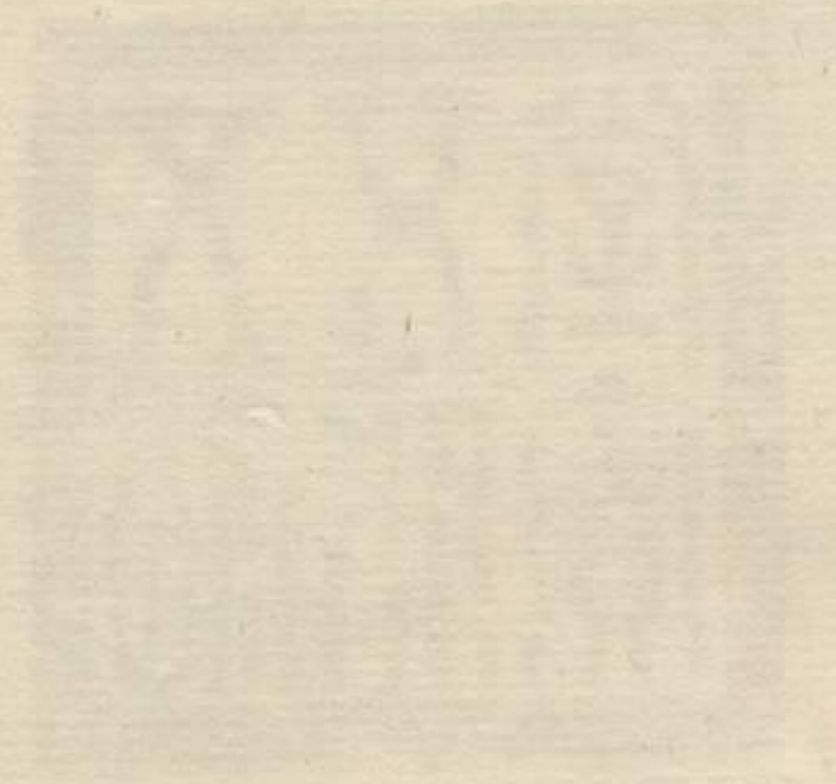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

五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序

鑑湖圖序

聽琴序

鑑湖圖序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  
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十年矣其周三百五十  
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堤  
石塘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  
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堤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  
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堤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  
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堤北濱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摠之溉  
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  
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

堤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口廣陵斗門曰新遙斗門水之循  
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  
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  
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  
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  
也繇漢已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  
符之間二十七戶廢廢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  
下書功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姦民日起至于治  
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十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盡矣其近  
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邪溪白雉風徑至于  
峒嶋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  
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  
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  
輒被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  
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



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繼又以謂其益理隄防計其敢田者拔其  
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  
提舉之名督其課安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就人澆湖  
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尉役而州與轉運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  
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濬路及他利便處使可  
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斤湖  
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後范師  
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斤湖與民則侵者孰  
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  
堤壅水使高則水敗城廓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曰役五千人澆  
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功起之日浮議外  
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曰役五千人益堤高八  
尺當一歲畢其竹木之費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  
千賦之而復其租而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  
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

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  
廷未嘗不聽用而著之於法故罰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  
有自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  
不加濬而日愈廢且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  
從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崖湖為田顛又  
不聽靈運至以語抵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田  
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  
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  
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  
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遺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  
利之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  
重與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  
修水土之利則又廢助動眾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  
而西州新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官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往難  
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以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

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謂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虛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悟其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湖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之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去其方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毋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功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議而較其可不用其可者而以社我者濶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某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也及到官然後問置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叅覈之而置成孰考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之論次庶夫討議者有考焉

### 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馳驅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駢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成至於三十六樂之節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

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也於  
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序於國有學  
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文有銘  
有戒在輿有和寤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  
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禮節左右接於耳目動於  
四躰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有待於  
外者尔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  
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  
己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語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  
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  
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  
子曰直而溫寬而慍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  
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  
前且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  
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  
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  
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瑟竊有志  
焉久矣然東萊予受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全足之  
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  
今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  
丁寶臣元珍鄭穆闕中孫覿莘老林希子中而曾某子固也洪君各  
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南齊書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記

顏魯公祠堂

徐孺子祠堂

繁昌縣興造

萊園殿堂

晉右將軍墨池

歸老橋

思政堂

顏魯公祠堂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貞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毋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代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嚴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劾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劾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雍蔽公極論之又劾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

并二上五

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繼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又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既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性得難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彼公之能處其死不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熱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雖棘木大莖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所自以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睽顧回隱



以而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耶君其尚書宅田負外郎通判撫州林君其相與慕公之列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言之日願有述焉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德性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刻定以感人感其祠為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尊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宵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煬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節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矧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當之獄起其執強堅而其行弥厲志忠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所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間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歎奮激至於解印綬奔家族骨肉相勉越死而不避百年間擅疆大觀非淫者

卷二十一

二

相屬皆遂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像音太守陳蕃太尉黃瓊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孺子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事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日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栖柢不皇宮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工聲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市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處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高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為其墓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

孺子像祠以中牟率州之實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或歟孺子莫失其地而甚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繁昌縣興造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藉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築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宿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庠過破露至賦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摺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皆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實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囚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即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少廊門之上為樓斂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

群吏之舍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福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九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其乎在白門至寢廬摠為屋若干自計材至于用工摠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發成焉夏希道大初此人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如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人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箬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以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宿至不為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事言悉完則是非簡而定可也予知縣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臧去而索實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發成不惟其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興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亦難幸而興事而其後人不廢壞之又難

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今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與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得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以有警也

### 菜園院佛殿

慶歷六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藉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之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殿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甍齋廡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其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宮牆至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

第二十五

四

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意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 晉右將軍墨池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倘佯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於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學子教授王君盛恐其

不章也書晉右將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某曰願  
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不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  
其亦欲推其士以勉其學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  
仁人莊事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歸老橋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余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子  
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有吾之先人青陵之  
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乎兩崖之  
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  
之往來有專於吾廬者與吾具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頌之  
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之遺五民土者宅有東麻田有杭楮而渚有  
蒲蓮大于高而追鳥鴈之下上縵于深而逐鱸鮓之潛泳此吾所以  
衣食其力而无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曲草之幽禾登山  
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采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  
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有士於四方累乎万物之

由

五

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  
於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无志於歸哉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  
歸幸而有樂之者或无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  
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上六夫  
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无  
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  
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曰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  
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  
之榮遊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  
者亦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思政堂

尚書曰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  
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曰之堂思之于此也其友予  
客過池而以予記之初君之治山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腐穢之瓦  
既完以因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草微步

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洋花美木竹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无窮而使入善感者事也推移无常而不可以恂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則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傳也善感而易治也故所舉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与違之必人之所厭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謂之政政者豈於治又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始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子為之書

南菑豆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記

洪州東門

仙都觀三門

分寧縣重峯院

金山寺水陸堂

南軒

宜黃縣學

洪州東門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皆屬于荆關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秣其賦輸粟于京師為天下最存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而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徹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皇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

往

曾子固

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寢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曾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牖得宜應禮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皇門皇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弊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予去歲會余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牙余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弟六子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元俛尚書員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藉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弟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後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甃金石絲彤黹聖之費取於庫錢之常人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于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

為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為積中云又明年寶元二年

仙都觀三所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三涂惟王城則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官斯天子或過焉且四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著昌也建昌里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縣絕頂而上至其處其地反乎寬衍沃可宮可曰其積之多印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子嘗時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粟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耶則其著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守道主凌齊畢相其室無業脩而獨門扉口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子記子與齊畢里人也不能詳贊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春秋之義生足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抑天下之公齊畢之取子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子之為厲也天

作

曾二二一

二

分寧縣重葺院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脩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饒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硤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壞女婦蚕績無懈人茶塩蜜紙竹箭材章之貨無有纖鉅治成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所換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狶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親固然於義薄厚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聞則以動聽聽其者刻為章印其文書以給吏立縣廷下變偽百十出雖言其死交功一不以傷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隨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西界無籍田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修之門隨觀深幽寢言言撰卷之虛齋危庫庖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鐘鈸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難索其學其婦未能常於義然治生事不廢

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  
又若能獨勝其齋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  
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邑人者必道當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  
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  
泯泯無聲井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  
可也咸口然推其徒子恩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龍虎  
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金山寺水陸堂

慶曆八年閏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障山之  
陽凡爽之地樹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二十五積日之  
數共千而成夫金山之以觀游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  
林之衝而瀕吳楚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竭環山而  
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願者豈特一山之好  
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  
君子者構而繼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亭堂

往

曾二十六

三

輿殿壞傑之觀滋起矣此非徒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亦嘗與  
之從容彼其材且辯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  
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弃鬱塞心不得  
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  
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缺於百千累世  
之迹則事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乃以書告某氏之  
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為之歷道其興廢  
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南軒

得隄之藉地蕃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置然而樂世固  
有之廊廟之貴抗万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世不同於是知伏閑  
隱隱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孰利愛惡毀  
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昆弟飯菽藜羹美之無以繼吾  
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歛然於心邪  
少而思凡吾之拂性其形而役於物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



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譜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鏡家刻浮夸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此皆伏羲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備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万事之說其於天地万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固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聞聖人指音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哉此吾之所在乎天與之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者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矣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往

曾二十六

四

自其西縣學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與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射耳曰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德出兵授捷之法以習且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戒以勉其進警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四海九州之業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得天下之任列下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歸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眇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

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厝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  
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  
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  
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賦性之舉動唯其所目肆  
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  
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使又承衰弊之  
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  
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  
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  
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  
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  
祐元年會令李君某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  
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近不發而多其  
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  
數若干而祀飲而良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

注

曾二十一

五

經史百篇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與會作之本未探為目  
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  
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  
而四堵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  
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變立訟清事  
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泉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  
肄之所以至圖書吳用之須臾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  
今遠矣外聖人之典藉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承使其相與學而明  
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宗天下之  
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  
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  
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

南華真經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記

擬峴臺

厄臺

學舍

遊山

全真庵

遊雙流

擬峴臺

司門自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廊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隨潦毀蓋藏弃委於榛藂翳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發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荒爽因而為臺以脫埃氣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

高麗勁嶺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巖秀

壑巖崖抉出城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踈蕪落樹蔭曠曠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罷觀微步房皇從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焉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晨夜石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洽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厄臺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万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万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

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美里之囚周  
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方古之美豈以一身為  
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  
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  
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  
之為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  
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迨  
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万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  
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為  
厄乎

學舍

余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  
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  
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  
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

曾子

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  
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出而奔走也蛟魚淘湧湍石之川  
巔崖莽林羈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  
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虛器用其管碎細之間此  
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  
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構禍而憂艱也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  
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  
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二三之猶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  
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  
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  
慕此予之所自眎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  
其予之力无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  
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  
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弊衣龍齋芑苴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  
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

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墜木好高大之觀  
固出之聰明豪俊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為若子之拙豈能勿而志彼  
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 遊山記

余與南陽張僑穎川晁仲升九月壬子會太平觀宿癸丑過東西林  
寺與道士任禹恭丁宗元僧本全俱過化成護國石盆寺寶照巖宿  
普照寺甲寅止峯頂大林天也寺佛手巖至定心石還大林寺宿乙  
卯乃歸九觀遊之得石有名者十盃仙峯頂文殊頭陀把針睡磨定  
心南北石柱峯有名者三峯頂擲筆峰至其上空爐坐峯頂下視之  
谷一錦繡坐擲筆下視之池四白蓮白氏草堂東南大地臺二講經  
十八景煮茶試泉二虎跑石盆書姓名刻石二擲筆峯佛手巖余既  
遊其間而因思慧遠等十八人相與遊晉於此者誠山水之佳處也  
然十八人者知遊晉而自肆於山水之間而不知自溺於異學此陶  
令所為不取也自文武沒君臣相得之際少士之有道者所以難仕  
若陶令者從容於濁世以道自守進不受汙知時之去隱不離正非  
十八人者所能到也若予者雖能知其是非而豈能騁騁及之而徒  
知山水之為樂將曠遂書之所以使余心與後之遊者有考焉

### 全真箴

九牧獻金夏禹鑄以為鼎九州山川草木百物之象莫不在焉其歷  
乎方世有時而隱有時而顯其隱也莫知所去其見也莫知所來出以  
為神鼎去人神其鼎而鼎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為神也人視其鼎欬  
歎咨嗟有愛其鼎之為器而不精察其鼎之文象者有愛其鼎之文  
象而不究其鼎之全質者皆非善觀鼎者也且文象百變其為鼎象  
則一也文象雖假其為金則真也一變而百百歸乎一假不異真真  
不異假知乎此者其亦庶乎善觀鼎者耶惟善觀鼎者然後可以議  
乎全真矣夫六合內外万物洪纖有形无形有識無識生死去來喜  
悲哀樂皆一直之所蘊也亦猶神鼎之上山一川一草一木一鳥  
一獸莫非一金之所為也視一象則可知一鼎之全質矣視一法則  
可知一真之全質矣故鼎金常一而无象可擇真理常全而无法可  
除極六合內外盡万物洪纖孰非全哉孰非真哉江西老人結真箴

乎福山太守黃公題曰全真命某以文故敘而銘之曰其行徐徐其  
覺于于渴焉而飲飢焉而哺全真養養乎達者以為遊廬

遊雙源

縣郊之東北有山支為三峯下會于平坂兩腋之間脩竹重蓮桃花  
流水隨人耳目之所及三峯之前斷流為池凡五十丈捐中一峯為  
澄心堂于堂之背為濯纓軒去軒之西為日亭引流而下左右方沼  
峻宇畫閣實于峯之麓飛橋走階雕欄曲檻簾櫳翼紅綠相照雙  
源之會澄心堂為磯以釣相望之間仰有翠陰俯有清淺風色動靜  
禽聲語默水涵太虛形影上下忘機之鱗一游一濯便申之秋予來  
尤川因拜之辱才華物象適然而相值且嘆迷誤之流役為年之期  
而致千歲之憂忘不可過之分而徇不可必之物以負作憂而以理  
養心以憂作老而不以時受形心與形化其還塵壘雖然我庾如坻  
黃金滿窟羸泉石之間松雲之下不能笑歌自若以為勞生之夢幼子  
肯悲之君不然宿客至正捕魚于池摘菜于林破穀于場趣雉于野  
盤有嘉餚鑪有旨酒詩牋甚局為宿客計連綺之上盡日而厚分內  
之物外之亦足注者故予繼為君記之又為數詩以次其後孜孜為  
利髮皓而情淡者得予之言而有感焉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行狀

孫待制行狀

曾祖恕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

祖賁皇任尚書庫部郎中

父從革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瓌以吏屬公令取斗粟春之可存者十才居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私負錢數十万而已然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曆三年杜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祕閣校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謹告之意在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自淨誓

曾二十八

出宮女除別席之私以寬賦斂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四十萬搗及羣盜張海耶遜山等劫京西江淮之間皆警是時已更用大目又令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淨費而兵為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万矣不能止盜而但恐多兵且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目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滬謀立水洛城與部署秋青尹洙議不合滬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而通秦謂之援宜不費其功而赦滬之輒從公議燕王薨大目謂用不足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命某為參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為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目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九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

知陝府管厨傳之費陝人安之鄰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藏  
備官用一不歸於已至今遂為法徙晉州近且過晉夜半叩城欲入  
公曰城有法吾不得徧私終不得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  
部郎中入天章閣待制遂為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  
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  
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  
其家初未嘗甚累書為飲讀之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  
知已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去雖貴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  
酣樂酒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得其好客或造其席與之言  
終日不能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  
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交善而尤為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  
大目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蓋杜公并益兵  
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論城水洛也又紕尹洙而伸劉滬  
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目多被遂公之爭論尤  
切亦不自以為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篇又謂己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見於此可以觀公之  
志也公沒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  
許之陽翟今為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某氏其縣君子宜滑  
州觀察推官寘寘皆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公屬某謹序以其實可  
得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